

老子

宇宙诗学

许结 许永璋 著

黄山书社

老子诗学宇宙

许结
许永璋著



黄山书社

PALS7101

皖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于志斌
封面设计：包云鳩

老子诗学宇宙

许结 许永璋 著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25 字数：235,000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2000

ISBN7—80535—299—2/I·70

定价：6.30元

略 例

一、《老子诗学宇宙》之立名有双重涵义：一是老子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结合；二是老子诗学自身的空间意识与老子对后世诗学影响的时间意识的结合。

二、本书由“老子诗学通论”与“老子诗学品鉴”两部分构成，上编力图宏观把握，下编追求精微考索。

三、《老子》版本甚多，难定善本。本书核考《老子》文字，力求恢复诗歌原形，故以河上公、王弼两本互参，衡以帛书，对照诸家版本，按古音韵标准审定，择善而从。

四、“品鉴”部分之“文字考”系参校历代老子注本而定，“音韵考”主要依据唐陆德明《老子音义》、宋吴棫《韵补》、清顾炎武《唐韵正》、江永《古韵标准》、江有诰《老子韵读》、姚文田《古音谐》等有关古音韵著作考定。

五、书中每章评析与鉴赏文字前分别冠以一首七言绝句，系

著者咏赞老子的诗作，而合此八十一首，构成以诗论《老》之整体。

六、本书“通论”与“品鉴”，皆以诗学标准研究分析老子艺术思想，确认老子的创作为我国第一部充满睿智和情感的哲学诗，是著者一得之献，尚希老学研究者有以教之！

目 录

导语	(1)
一、神龙屈伸之谜	老子其人其书	(3)
二、哲学诗与诗哲学	老子诗歌之构成	(11)
三、自然的奥秘	老子诗学解剖(上)	(36)
四、人生的精神	老子诗学解剖(中)	(49)
五、形象的塑造	老子诗学解剖(下)	(65)
六、变化音声 独标玄响	老子与先秦诗歌	(73)
七、哲人其智 诗人其心	老子与古代哲学诗	(94)
八、大象无形 妙契艺境	老子与古典诗论	(112)
九、五千言之精髓	老子的诗学地位	(131)
下编 老子诗学品鉴	136
后记	许永璋320

导语

昔闻西方一学人云：中国古代文化中有两样不可及之物，一曰《老子》，二曰律诗。此语体悟甚深。我国律诗至唐代完熟，其以简短的形式，严整的格律，于锦心绣口之间腾挪景致，跌宕才情，生出无穷意境，实为人类文化史上一绝。而《老子》却以五千精妙，亘贯古今，囊括天人，包孕万象，至大至微，更为人类文化史之极致。如何理解老子以极简括的语言表述出极博大之心胸，以及后世历代学人研究《老子》所感受到的“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尼采语）之文化现象，我们觉得其中隐含着一种心灵和境界，那便是中国文化之精髓的诗的心灵和诗的境界。这或许正是将《老子》与律诗合观者思想中潜伏着的某种微妙联系的意识。近人徐复观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人性论后，在准备著《中国艺术精神》时“恍然大悟”，以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地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如果勘进一步，实际上《老子》五千言本身就是一艺术品，其精微奥妙的意象能够宏扬衍泽，与其为哲人的智慧与诗人的想象之紧

密结合相关。可以说，老子是以诗心诗境显现出思想光辉，又以其思想光辉照灼中国诗歌创作之精神和中国诗论之审美，并由此巨大影响力而拓开其自身的诗学宇宙。

一、神龙屈伸之谜

——老子其人其书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先秦典籍是一蕴蓄量极大的思想、艺术宝库，然在此宝库中，又不乏千古难解之谜，产生于春秋末叶的《老子》，流传二千余年，至今仍如谜语般带着一个个问号展示在人们的面前。

老学中最大的问号，是老子其人的存在与否以及相关的历史问题。关于老子其人，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云：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仅此一句较权威的文献资料，生出后世三个问号：其一，老子是否即姓李名耳字聃其人？这一疑问首先源于《史记》本传两个“或曰”，即“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这些疑问经后世道教神仙方术之士的神化，尤使老子之真面目隐于五里雾中。事实上，只要我们明确司马迁于此所称“或曰”仅属针对当时众说纷纭的一

种存疑笔法和了解他作《老子列传》的文化背景^①，其主见对老子其人的肯定は极为清晰的。其二，老子生地何在？裴骃《史记集解》云：“《地理志》曰苦县属陈国。”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按：《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汉人边韶《老子铭》载：“老子楚相县人。”几种说法虽略有出入，然老子与楚地之关系则无庸置疑。其三，老子任周守藏史问题。对此，后世固有不少疑虑，但依据《庄子·天道》有关“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和《列仙传》“老子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的记载，史迁之说基本可信。至于老子的行事，《史记》特别标明孔子问礼于老子一节：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笃，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此说尚见于《庄子·天运》、《史记·孔子世家》和《礼记·曾子问》类似记载。其中《庄子》一书记述孔老故事共八处，如《天运》谓：“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蔽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囁。予又何规老聃哉。”其提法不仅与庄子在《逍遥游》中表现之“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变）”的精神吻合，而且对司马迁的描述有很大影响。梁启超视史迁之说为“神话”（《学术讲演集》），诚未全面考察先秦典籍有关记载之殊途同归和精神意态之相通^②。事实上，《史记》有关“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不仅明确了老子的时代，而且通过老子对问中“深藏若虚”、“容貌若愚”之言，既阐明老氏之胸襟怀抱和审美风尚，又标示其儒、道学术精神之悬隔。同样，从当时的文化背景考察，《诗·小雅·苕之华》表现的思想以及《论语·微子》所载楚狂之歌与长沮、桀溺之语，又全然与老子告孔意相同。此外，《史记》所说“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后世多据此以为与孔子问礼时差甚大。关于这一点，我赞成不拘守“玄孙”之“玄”的“确解”，从古代典籍中“玄孙”可作“远孙”之通称可知史迁在记述老子家世时因资料亡佚而在“宫”与“假”之间所留下的既模糊又合理的时空距离。

从《史记·老子列传》所提供的材料，已可信老子为春秋末一哲人。而老子之言“有所激者，生于衰周，不得不然”（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翁元圻注引方伯夔语）的时代忧患意识，又决定其“隐君子”特征。“隐君子”三字，是司马迁对“老子犹龙”之谜的破译。而从老子其人“深藏若虚”（《史记》本传）的隐曲到老子其书“以无为德，以虚为道”（刘邵《人物志》）的隐曲，必然引起后世更多玄想。

对老子其书的争纷，历代纠缠之焦点又在产生时代和版本问题两方面。关于前者，汉人在整理旧籍时对《老子》之概貌已有说明。如《史记》本传云：“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列仙传》云：“老子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汉书·扬雄传》云：“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诸如此类，无

论是“道德”“虚无”之思想内容，还是“五千言”“上下二卷”“两篇”之形式结构，均与传世《老子》吻合。尽管如此，由于2000多年来流传《老子》版本众多，疑古派学者又从种种角度非难今本《老子》的可靠，从而否定《老子》产生于先秦的时代性。如果拨开千年迷障，将今本《老子》的语言、思想置于先秦文化氛围去考察，这种疑虑是不难打消的。在先秦典籍中，《庄子》引述《老子》之处最多，包括内篇、外篇，不胜枚举。《论语·宪问》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言皆似出《老子》意。《荀子·天论》：“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不苟》：“廉而不刿。”标明引老语，亦与今本无异。又《说苑》卷十载叔向引老云：“韩平子问于叔向，曰：刚与柔孰坚？对曰：臣年八十矣，齿再堕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驰骋乎天下之至坚。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此又可为老子其人其书产生时代的佐证。同样，《战国策·魏策》魏惠王引老子语，《齐策》颜斶引老子语，都合今本，当无疑义。至于韩非引老，《解老篇》引七十六处，《喻老篇》引三十三处，其他引十二处，其意也大体不讹。综此诸多例证，足见《老子》产生年代与其著述性质的可信度。

然而，正因为后世流传之《老子》版本众多，著名者即有数十种，且皆互有出入：或尽剪语词，以就五千之数；或多增浮文，以阐玄奥之旨；至于注疏解说，自汉以后多达数百种，更是歧议横生，定论罕覩。这些无疑增添了老子其书的神幻色彩。面对这种惝恍迷离的情形，历代老学研究者或依河上公本以资疏证；或取王弼本以助诠解；近年来又因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了帛书《老子》甲、乙本两种，又引起一股热潮；然其间亦有诸多学者取诸众本，重新编定；以畅迂曲未解之词，而伸隐约难通之理。但是，不管是执守一本加以校定，还是取法众本加以重编，诸家的考证标准一般不出两点，即语词与义理。偏重语词者多以微观精审的眼光探索《老子》原本之谜，丝丝入扣，然或失之雕凿；偏重义理者多以宏观把握的方法探索《老子》原本之谜，视野开阔，然或失之疏略。我们认为，如果将研究的目光在注重《老子》语词与义理的同时，更加着意于《老子》全书的韵律化现象，亦即在对众家《老子》版本文字整理正误时通过音韵学的观点加以测定，则不失为探索《老子》之谜的一行之有效的方法。

视《老子》为有韵之文，似为学界公认，然亦有两种相左之见。一种见解是以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三《文言说》所云为典型：

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始能达意，始能行远……

此说是针对古代典籍之普遍现象而言。在先秦除《诗经》《楚辞》为明显诗歌著作，《易》卦爻辞中协韵者可归于诗歌类外，散文著作如《庄子·人世间》“迷阳迷阳，无伤我行”，“阳”“行”同在“阳部”为韵；《左传·隐公十一年》“上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度”“择”同在“鱼部”为韵；《国语·越语》“不乱民功，不逆天时，五谷熟，民乃蕃滋。君臣上下，交得其志”，“时”“滋”“志”同在“之部”为

韵，似为普遍现象。缘此，很多人发挥阮元之说，以为《老子》之用韵，实为后世“口舌传事”为之，殊非原貌^④。

不过，自古及今，对《老子》韵律化现象的更执着的见解是肯定其为原本面貌的。唐代陆德明有《老子音义》，标明《老子》音韵。宋代吴棫作《韵补》，谓“老子道德经周柱下史老聃所作，多韵语，今往往失其读。”清人顾炎武之《唐韵正》、江永之《古韵标准》、江有诰之《老子韵读》、姚文田之《古音谐》，均治《老》音韵之学，卓然成家。邓廷桢《双砚斋笔记》卷三说：“诸子多用韵文，唯老子独密。”刘师培《左盦外集》卷七《老子韵表》说“周代之书，其纯用韵文者，舍《易经》、《离骚》而外，莫若《老子》。”亦能明辨《老子》用韵之本色与成就。虽如此，诸家仍仅视《老子》为先秦韵文，而对《老子》用韵的完整性与特殊性尚失精察，故未进入诗学研究畛域。直谓《老子》是诗歌创作，是近人的研究趋向。朱谦之《老子校释》附录《老子韵例》云：“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一章《老子的唯物主义体系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云：“《老子》书共五千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一部哲理诗。”二说都从音韵学角度以《老》为“诗”之例。李谷鸣撰短文《感人的哲理诗》以诗歌“抒情性”、“形象化”特征衡量《老子》，又将研究推进一步（见《学术月刊》1980年第11期）。汤彰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指出《老子》是“先秦诗歌中的鸿篇巨制”，“《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哲理诗”（《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更确立此说。除此而外，尚有以《老子》为散文诗者。日本泽田总清《中国韵文史·周末的韵文》云：“《老子》中有许

多有韵文，……可以叫做散文诗”（引自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王鹤仪译本）。陆永品《老子的韵文》（载《齐鲁学刊》1982年第2期）同此说。詹安泰等著《中国文学史》又有《老子》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一说，实亦调和历史上视《老子》为韵文或散文的一种尝试。这些说法尽管已突破陈见，为《老》学研究开辟新境导夫先路，然其毕竟仅以片言只语散见于著述之中，所以缺乏系统的认识。换言之，若从系统的理论入手，从对《老子》音韵特色的剔抉爬梳到对其文字的考定、义理的推阐，不仅是解决《老子》哲学诗性质问题的研究线索，而且对历代《老子》之谜的破译有重要的帮助。白居易《读〈老子〉》诗云：“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陆游《读老子传》诗亦有句云：“但说周公曾入梦，宁于老氏叹‘犹龙’？”两首诗中两个问号，表明了对老子其人其书的不理解。许学夷云：“诗与文章不同，文显而直，诗曲而隐。”（《诗源辩体》卷一）以此对照《老子》与先秦散文的关系，是发人深省的。

如果说《史记·老子列传》载孔子评老子“至于龙，吾不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是对老子其人哲思玄奥、灵变的赞美，那么，清人赵执信《谈龙录》评“诗如神龙”时称许“神龙者屈伸变化，固无定体”的意境，正与此默契。而《老子》其书的精深博大、窈冥幽远、圆融通变、含蓄朦胧之美，也只有在“大象无形”的神龙屈伸之间去寻求。

注释：

①司马迁撰《老子列传》时，神仙方术正盛，故其以史笔直书，以正讹

误。《史记考证》云：“汉武惑于神仙方士，故司马迁作老子传，详其乡里，详其子孙，以明老子亦人耳。非所谓乘云气，御飞龙，不可方物者也。故一则曰隐君子，再则曰隐君子，良史心苦矣。”甚是。

②对此，可详参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附录一《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

③徐复观《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再检讨》云：“《老子》中间有些韵文句子，……我认为这也是经过当时整理过的政治教本，可作西汉初整理《老子》一书情形的旁证。”

二、哲学诗与诗哲学 ——老子诗歌之构成

《老子》五千言是以诗的韵律、诗的语言和诗的意境完成的道家哲学著作。而拨开千年历史尘积，覩测其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哲学诗专集，又须首先接触有关“诗”的定义问题以及用诗学原理确定《老子》诗歌的性质。

(一)

诗是什么？这是能否视《老子》为诗歌的大前提。昔人对“诗”的理解，又是《老子》诗歌性质能够成立的重要依据或参照。

关于诗的定义，历来注重两大要素，一为音韵，一为情志；以韵律为形貌，以志趣为神采，方为诗歌。《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虽以歌、声、律与诗并称，然诗之主旨仍在“律”与“志”两方面。《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明示“六诗”皆可调以“六律”。《墨子·公孟》云：“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亦主声韵说。《诗·郑